

192771

夏尔巴人资料汇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

1979年11月

译 者 的 话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沿喜马拉雅山的各民族作过调查研究。有不少著作，其中也有关于夏尔巴人的著作。

夏尔巴人(Shar--pa)主要分布在我国西藏自治区与尼泊尔交界的边界上。居住在我国西藏聂拉木县樟木口岸附近的约千人，分布在尼泊尔东北部珠穆朗玛峰附近以及大吉岭、锡金等地的约三、四万人。由于他们为攀登喜马拉雅山的登山队当向导或背夫而闻名于世。

为了解夏尔巴人的情况，我们从藏文、英文著作中选择了有关他们的族源、经济、生活习俗、宗教以及对登山运动的贡献等资料，以供民族工作者参考。但其中有些观点不一定正确。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翻译过程中，得到吴泽霖教授、李有义教授及洛桑多吉老师等的指导和热情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译者 1979年11月10日

这里是几篇有关夏尔巴人的材料。夏尔巴人_o(在尼泊尔的也译作舍尔巴)是分布在我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属于藏族文化系统的人民,长期以来他们从事藏尼之间的传统边境贸易,对我国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一定的贡献。

夏尔巴人的族属问题尚待进一步识别,有人说他们是藏族中的一支,也有人说他们是另外一个民族,他们自称夏尔巴人,并不使用“博巴”这个藏族的通称。夏尔巴这个名称意思是东方人,表示他们的祖先来自东方,这里有一份比较珍贵的资料是一位夏尔巴喇嘛桑结甸增写的关于夏尔巴人的族源与社会状况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对研究夏尔巴人的历史有价值,对研究藏族古代史也是重要的资料。

这里搜集的几份资料,虽然都比较简单,但也能使我们了解夏尔巴人的概貌,对进一步研究他们的社会和历史都是很有帮助的。

李有义

1979·11·10

目 录

一、夏尔巴人 (Sherpa)

译自英国《人人百科全书》“夏尔巴人”条目，1958年第四版，伦敦。

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所处的环境和经济

译自克·冯·菲雷尔——海门多夫著：《尼泊尔的夏尔巴人》第一章，1964年，伦敦

三、夏尔巴人的族源、生活习俗、宗教

摘译自夏尔巴喇嘛桑结甸增与亚·瓦·麦克唐纳合编的：《夏尔巴人社会组织与宗教研究文献汇编》1971年，巴黎、藏文版

四、夏尔巴人对登山运动的贡献

摘译自詹姆斯·兰姆瑟·乌曼记录，夏尔巴人丹津·诺傑口述自传：《珠穆朗玛峰的人》，1955年，伦敦

五、夏尔巴人登山英雄丹津·诺傑传略

译自英国《人人百科全书》“丹津·诺傑”条，1958年，第四版，伦敦

六、夏尔巴人晚会

摘译自汤姆·魏尔所著：《加德满都之东》1955年伦敦

一、夏尔巴人 (Sherpa)

夏尔巴人 (女性称作夏尔巴里, Sherpari) 蒙古血统的佛教部落, 很早以前从西藏迁移到尼泊尔东北部的索卢昆布 (Solo Khumbu) 地区。这个字的意思是“从东方来的人”。夏尔巴人在喜马拉雅探险中以充当背夫而著名。丹津·诺保 (Tenzing Norgay) 于 1953 年登上珠穆朗玛峰, 他就是一个夏尔巴人。许多夏尔巴人因为登山队征募背夫而移居到大吉岭、印度等地。索卢、昆布是包括珠穆朗玛峰南面的两个地区。低一点靠南边的是索卢 (4000—8000 英尺, 约 1219 米—2438 米), 高而靠北的是昆布, 它一直伸延到 13,000 英尺 (约 3962 米) 还有一些村庄。善于爬高山的夏尔巴人大都来自昆布。索卢长小麦, 昆布生长大麦和土豆。土豆是他们的主食。饲养绵羊、山羊、牦牛。通过囊巴拉 (山口) (Nangpa La 1,9000 英尺, 约 5791 米) 与西藏的贸易频繁。从西藏运来盐、羊毛、香料、牦牛与印度、尼泊尔交换小工业品。

陈乃文译自英国《人人百科全书》1958 年第 4 版, 289 页
“夏尔巴人”条

吴泽霖教授校

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所处环境和经济

(英)克里斯托夫·冯·菲雷尔—海门多夫著①

(一)	概况	1~7 页
(二)	几种居住区的形式	7~11
(三)	农业	11~12
(四)	引进土豆	12~15
(五)	畜牧业	15~17
(六)	贸易	17~19
(七)	手工业	20~21

①本文作者在印度独立前(1945—1950年),曾任印度沃斯曼大学教授,又是印度海德拉巴德邦政府关于部落事物的顾问,后任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亚洲人类学教授。本文是他根据1953—62年在尼泊尔用了25个月实地调查的资料写成的。书名:《尼泊尔的夏尔巴人》,1964年,伦敦。这里翻译了书中的第一章。

沿着世界上最高的山脈，延伸着一條地帶，一些信仰佛教、說藏語的蒙古利亞類型的人居住其中。這條地帶，有一部份在尼泊爾王國內，由於西藏和尼泊爾^①之間的傳統政治邊界與西藏文化區域的南沿並不一致，許多地區政治上歸屬廓爾喀皇室，而宗教淵源則一直追溯到西藏佛教的一些巨大中心。加德滿都河谷和中部山區上的普通尼泊爾人，對所有這種具有西藏文化、說藏語的居民，不加分別地稱作菩茨 (Bhotes) 或菩提亞人 (Bhotias)。這些名詞的詞根菩特 (Bhot)，是尼泊爾人對西藏的稱呼。

菩提亞人居住在西藏靠近尼泊爾邊界的一些高地上，他們向南擴展一般只住在八千英尺（約 2 4 3 8 米）以上的地區。在高海拔地區，尤其在尼泊爾的安納普爾納 (Annapurnal) 和道拉吉里 (Dhaulagiri) 山脈以北的一些地方，他們或多或少地聚居在一起，但再往南，住在山脊頂上的菩提亞人和佔據一些較低山坡和山谷間的其它民族集團交錯相處。

西起庫茂恩 (Kumaon)，東至錫金 (Sikkim)，其間各種菩提亞人中，有一個部落的居民，以勇於登山，特別適應高海拔而著稱，他們就是夏爾巴人。他們的家乡處於包括珠穆朗瑪和洛策 (Lhotse) 在內的世界最高雪峰周圍的幾個峽谷里。夏爾巴這個名稱源於藏語 Shar--pa，意思是“東方人”，但為什麼這樣稱

① 1962年正式划定边界。由中国—尼泊尔联合划界团划定了有争议的地段。

呼这个集团，还不清楚。从西藏的地理位置看，夏尔巴人在其南，不在其东。即以尼泊尔的情况而言，也无从确切解释，因为夏尔巴人的东边和西边都有菩提亚人居住。但这一名称业已广泛流传，我们必须以它专指一个与其它菩提亚集团有显著区别的民族集团。

沿着尼泊尔北部边界旅行，我经常感到不知该怎样解释夏尔巴人这种特有的品质，以及他们在这广大喜马拉雅山地的这一特区内，别具一格的生活模式。不管是尼泊尔东部阿龙河（Arun）和塔玛河（Tamar）上游那些说藏语的民族，或者是尼泊尔西部塔科拉（Thak Khola）、罗、木斯塘博特（Lo, Mustangbhot），以及多尔波（Dolpo）地区所遇见的菩提亚人，都不能与夏尔巴人那种高水平生活，进取精神，公民责任感，社交修养和对佛教仪节的篤信相比。所以夏尔巴人被那么多的外国登山者看作可靠的向导和伴侣，年年都有大批的夏尔巴人陪同大小登山队纵横穿越尼泊尔全境，就绝非偶然的了。习惯于荒凉的喜马拉雅山谷艰苦生活的其它菩提亚人，在体力上是能够与这些强健的山区居民相比的。但夏尔巴人的道德品质、责任心、态度和藹等美德，在尼泊尔北部边境那些说藏语的集团中是遇不到的。

夏尔巴人聚居的主要三个地区是昆布（Khumbu）、帕拉克（Parak）和索卢（Solu）。昆布位于西藏定日县（Tingri District）和尼泊尔境内都德科西河（Dudh Kosi）和波达

科西河 (Bhote Kosi) 汇合处之间，这里一些主要村子的平均海拔为一万二千到一万三千英尺，夏季营地和牧场伸延到一万五千英尺以上。帕拉克位于都德科西河谷两侧狭长的土地上，这个区域的村庄一部份在河岸上，一部份在深而窄的峡谷之上，位于较宽阔和略为倾斜的台地上。帕拉克南边夏尔巴人的村庄在平均海拔八千到九千英尺的高山脊上，它下面斜坡上住着雷人 (Rais)。夏尔巴人叫索卢为沙兰 (Sha-rang)，它从帕拉克向西南伸延，这地区河谷较宽，有高大的山杜鹃和松林。它平缓的山坡较之昆布和帕拉克崎岖的峡谷，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索卢最富裕的夏尔巴人住在大楼房里，生活水平比住在昆布时亲戚显著地高。

索卢—昆布或夏尔—昆布 (Shar-Khumbu) 这个联在一起的名称，有时指包括昆布、帕拉克、索卢三个地区的全部地域。尽管这些地区的夏尔巴人从某些方面看来，形成了一个单一民族的社会，但他们与外族的自由通婚，有时与外地合股经商，因而使用这一联名称呼就不合适了。昆布的自然环境与索卢大不相同，因而发展了一种相当特殊化的经济，它与索卢地区气候较适宜于农业的经济很不相同。

虽然昆布、帕拉克和索卢构成夏尔巴人聚居区的核心，但许多夏尔巴人村庄却散布在更广阔的地域上，向东西两边延伸。在西面，利库科拉 (Likhu Khola)、金姆蒂科拉 (Khimti Khola) 河谷，甚至更西直到逊科西 (Sun Kosi) 河上游两

岸都住有夏尔巴人。加德满都东北，需三日行程的耶尔穆（Yelmu）地区的几个村子的居民，也自认是夏尔巴人；虽然他们的方言和许多物质文化特征，与尼泊尔东部的夏尔巴人不同，但这些差异并不妨碍与索卢的夏尔巴人偶然缔结联盟。博克拉（Pokhara）地区有一批约300户的夏尔巴人，追溯他们的家世来自耶尔穆，但不知在什么情况下，他们的祖先离开了那个地方。

帕拉克以东，夏尔巴人的分布一直延伸到跨越恩努库科拉（Inukhu Khola）河谷，进入洪古科拉河（Hongu Khola）侧面的一些山区地带。阿龙河两岸有一些偏僻分散的夏尔巴村子，他们的祖先是三、四代以前从帕拉克和索卢迁移过去的。其它从夏尔巴人老家迁出的移民，现在住在塔普勒琼（Taplejung）地区，他们的一些小居住点，散布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林布人（Limbu）中。夏尔巴人的向东移动，并没有停止在尼泊尔与孟加拉（Bengal）的大吉岭（Darjeeling）地区的交界处。1947年大吉岭地区的夏尔巴人口已达6,929人，这个数字包括大吉岭城里夏尔巴区的居民，也包括沿尼印边界一带山间好几个夏尔巴村庄的居民。1951年以前，尼泊尔对外国旅游者尚未开放，那时大吉岭是招募高山背夫的地方，对昆布地区许多贫穷而有事业心的夏尔巴人来说，为登山服务的优厚报酬，与留在昆布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同村人服务相比，前者的前景更有吸引力。过去三、四十年中，夏尔巴地区许多强壮青年流徙到大吉岭，同时也把许多不能适应或触犯部落习俗者

清洗了出去，因为敏捷地逃向大吉岭，一向是一种避免争吵和婚姻纠纷的简易办法。

与阿龙河流域及其它尼泊尔东部的夏尔巴移民不同，大吉岭的夏尔巴人很少与他们祖籍村庄失去联系。移民与留在昆布的人经常有机会接触。许多昆布人因商业上的事务去大吉岭，或者想去挣点工资但不准备永久住在那儿。昆布地区的登山活动，把许多大吉岭的夏尔巴人带回他们童年时的情景，即便是第二代的大吉岭夏尔巴人，也经常会见从昆布来的亲属，这样从意识上也保持着与故乡的联系。

（二）几种居住区的形式

昆布地区夏尔巴人的居住类型，由于受到气候和环境的影响，不可能实行定居农业。那儿几乎找不到一个地方，即便是几家人，能让他们和他们的家畜一年到头在一个地方生活。养牦牛的人家必须随着畜群在不同高度的牧场上来回移动；那些没有家畜的，就得外出从事广泛的贸易活动，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任何一种都不能在一个地方呆上一年。只有拥有家畜的人家，需要在散布得很广的几个地方拥有房屋和贮藏干草的房间。

牧民在不同的海拔上建筑住房，这使昆布的居住区形式具有自己的特点。在诸如多尔波、塔克等其它喜马拉雅山区，养牦牛的牧民只在一个居住区建筑坚固的房屋，当他们在较高的牧场上放牧牲畜时，住在帐篷里。夏尔巴人在一年只住三、四个星期的地方，也用木石建

筑房屋。当然这种短期暂住区与主村之间有区别，夏尔巴人把大部份不易移动的东西都放在主村里。

主村的数目有严格的限制。由主村构成的三角形地区，包括下列的村庄：楠切巴札（Namche Bazar 73户）昆宗（Khunjung 93户）和孔德（Kunde 45户）；在都德科西河谷上部有波尔策村（Phortse 63户）；古老的庞博切村（Pangboche 58户），和小而较近形成的明林博（Minlingpo）和钱明塘（Changmitang 18户），位于因姆杰科拉（Imja Khola）河谷。波达科西河谷内的主要村子是塔莫（Thamo），塔米（Thami）和塔莫特（Thamote），它的联合名称是塔米乔克（Thamichok 192户）。

大多数村庄，建筑在有足够平坦的土地，可供粗放耕作的地方。只有楠切巴札是唯一的例外，夏尔巴人叫它瑙吉（Nauje），它的可耕地很少，73家中只有几户能靠农业维持生活。它基本上是一个商人的住地，因此也是昆布最新建的一个主村。

虽然各种村落地址的自然地势有种种差别，但在房屋建筑的安排上，却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它们散布在相当广阔的地域上，一户户与一组组房屋之间有田地和菜园隔离着。我们从未看见有一条乡村街道那种格局的村子。

主村大多数房屋是坚固的，而且往往是宽敞的住房，由木柱组成骨架，用粗凿的石头做墙，再涂以灰泥和白粉。穷人住平房，但昆布

大多数夏尔巴人都住二层楼房，其建筑形式没有多大差别。这种房屋分上下两层，底层，部份用于遮拦小牛、山羊和母牛，这些牲畜不象牦牛那样，最冷的冬天可以留在露天。走进一个夏尔巴人的房子，必须穿过这个黑暗的贮藏室，摸索到后面找到木梯，登上这所屋子的主要房间。一般家庭的这个房间约30—36英尺（9—11米）长，12—16英尺（3—5米）宽，房屋正墙上有两三个窗户，光线充足。

进口附近，往往是一个敞开的火塘，在这儿烧煮一家人的饮食。正墙靠窗放着一条长而矮的板櫈，一些矮桌子放在长櫈的前面，所有招待客人和供家里人食用的饮食就放在长桌上，最靠近火塘的是一家之主的传统坐位，妇女挨着火塘，盘腿坐在地上吃饭。

沿墙放着货柜。有钱人家里，一排排闪光发亮的青铜和黄铜器皿，放置在雕刻得精美的木架上。家主和他的妻子睡在火塘后面凹进墙里的床架上，家庭其它成员的铺盖就铺在这间主室的地板上。

有些大房子里还有一个私人的佛堂，它只能通过主室进去。里面有一个佛龛，上面供着一个或几个面向窗户的佛或菩萨的塑象，墙壁板板上布满宗教壁画。

所有夏尔巴人的房屋，房顶架在山墙上，向两边平缓倾斜，屋顶用宽松树板盖上，再压以大石头，它使人联想起瑞士阿尔卑斯山一带房子的式样。

昆布的夏尔巴人，在他们舒适的主房中只住六、七个月，一年中其它的时间住在短期暂住房舍里。它又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冬季居地叫“贡萨”(gunsa)，夏季居地叫“耶尔萨”(yorsa)。

夏尔巴人与他们的牲畜住在冬居地，以躲避冰雪风暴，冬居地比主村平均海拔低，处于有遮掩的地方。那儿可以是三、四所房子建筑在一条窄河岸上，也可以是三十余所房屋建筑在峡谷上面一条宽山腰上。房屋周围一般都有田地可种土豆和庄稼，庄稼收获以后，贮藏在这个点上，以供房主人于冬季食用，而屋里贮藏的干草用作家畜的饲料。

夏居地位于远在树线以上的高山牧场上。饲养牦牛者必须在好几个这样的地方兼有房屋和牧场，因为没有这样的财产，就不能维持那怕是中等的牦牛群。许多“耶尔萨”位于离主村二、三日行程的地方，往往不同村的人，在同一个夏居地占有房屋和土地。任何一个时候聚集在这种居地的家庭，并不来自同一村庄的某个部份，而是分属于好几个主村，他们把牲畜游牧到其它牧场时就又分散开。这些“耶尔萨”的高度约在海拔15,000—16,000英尺之间，这里的住处是小棚舍，以石板盖顶，只用很少的木料，因为椽子和栋梁必须从很远的地方运来。

目的相同而形式很不一样的是叫作“雷萨”(resa)的宿营地。它的结构是耐久而粗糙的石墙，以及用竹席或牛毛氈暂时盖的顶蓬。牧民以它作为牧场上的窝棚，只放牧几天牛群。它位于最高的“耶尔萨”以上的高山牧场上，有时也处于主村附近相当低的平地上。

在这儿，小孩白天照顾牲畜，晚上“雷萨”供成年人住宿，就近照顾畜群，早晨就回到村中的房屋去。

(三) 农 业

昆布的土地，每年有六个月基本上是封冻的，一切农业活动都得停止。索卢和帕拉克的夏尔巴人，除能种植冬季作物小麦、大麦之外，还可加种夏季作物蕎麦、玉米和土豆，而昆布的人，只能依赖从四月中一直延续到十月初的一茬作物。大多数村庄只能生长苦蕎麦、土豆、萝卜和一些粗菜，但在丁博切（Dingboche）的高地河谷上，灌溉的田地里种植一种带芒而矮秆的大麦。

大多数农活都用手操作。最早从“贡萨”居住地最低处的土豆田里翻地开始。这是妇女的工作，而犁地准备播种蕎麦，则必须由男子担任。夏尔巴人用一种轻而安着窄的铁犁尖而木犁，有时用三、四人牵引，也可用一对牦牛或牦牛与黄牛杂交的佐普克奥（Zopkio）曳引。西藏普遍用一对牲畜犁地，尼泊尔西部菩提亚人中这也常见，但在昆布这是一种革新。直到1957年仍然象三十年前一样，犁地由一组人牵引。那时昆宗村的93户中，只有4户采用牲畜曳引犁耕，而一般用人力犁耕。播种的人通常是妇女，相隔几步跟在后面播种蕎麦和大麦。种土豆的田得用锄挖掘，因为夏尔巴人的轻犁只能翻开土层的表面，这对于种土豆是不够的。一组、一组的妇女清除杂草，收获土豆的大部份活儿也由她们承担。八月中就可挖短期暂住地区的土

豆，而主村九月初才开始收获土豆。很快就接着刈割大麦和蕎麦，十月初农活就告结束。

由于好些家庭，在主村以外的各种短期暂住地上占有土地，劳力不断地从一处移向另一处，因为不仅放牧牲畜，就是在不同高度耕作土地，也需要经常移动。虽然有土地的人和劳动者，为从一个居住地移到另一处这种额外的长途跋涉而烦恼，但这种分散使用家内有限劳力的办法，能使一个家庭最恰当地安排劳力。例如昆宗村，四月中土地融化以前不能种土豆，但低处“贡萨”居地的农活二、三星期以前就可开始，对于那些在不同高度有土地的人，由于这样的安排可以显著地减少一年中闲散的时间。

(四) 引 进 土 豆

土豆成为夏尔巴人的主食，以及昆布地区的经济如此依赖于耕种这种作物，使人想象不出昆布在引进土豆以前的情况会是怎样的。然而喜马拉雅一带知道土豆，确实是较近的事。土豆传进尼泊尔东部，有二种最可信的来源：一是从大吉岭欧洲人的园地里传出的；一是从驻加德满都的英国代表团的园地里传出的。乔瑟夫、得、霍克先生（Sir Joseph L. Hooker）①早在1848年，就在靠近干城章嘉（Kanchenjunga）西边的扬马（Yangma）地区见过土豆，据他说，这是较近才引进的。他推测那是从“尼泊尔首都的英国人园地传来的”，当时土豆的传播不会超出锡金边界以东。如果这个假定

① 见于喜马拉雅杂志167页，1905年，伦敦

是正确的，那么土豆传到索卢昆布就会早几年。如果乔瑟夫、霍克先生错了，扬马的土豆是从大吉岭传来的，那么再传到昆布就会迟几年。土豆传进昆布这件事无案可查，而大多数夏尔巴人甚至不知道昆布过去根本不长土豆这件事。1953年波尔策村四十多岁的桑、丹津（Sun Tensing）告诉我，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告诉他，是这位老人最先在波尔策种下土豆，并指着因姆杰科拉河谷右岸，那块大约位于明林博村对面的土地说，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土豆田。如果我们假设土地的主人死于1925年，那么他很可能在1860年以后不久，当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试种了土豆，这就接近于霍克所说的扬马地区出现土豆的时间。况且，波尔策是昆布最保守的一个村庄，直到今天（译注：约1962年）仍认为饲养牛比种地或经商更为重要。所以，昆布其它地区种植土豆很可能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前后。这也符合塔米村一位八十三岁的老婆婆所说的情况，1953年她对我说，是她父辈的人把土豆带进她的村子。

土豆比蕎麦显然好得多。在昆布松而沙质的土壤里，它繁殖得那么好，以至于在同样亩数的地里种植土豆，比播种蕎麦在好年成时所收获的食物多得多。特别是近来康巴（Khamba）移民在边缘土地上的耕作，土豆是唯一的经济作物，如果没有土豆这种丰富和可靠的基本食物，很难想象昆宗和孔德这样的村庄能负担它现在的人口。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昆布的人口比现有总数少得多，近百年来随